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三八八回 爭勝負寶耳墩定期 決輸贏黃天霸討戰

卻說寶耳墩因天霸問他這仇人的姓名，當下便道：「尊駕有所不知，這雖非血海冤仇，也算仇深似海。只因當日有個黃三太那老兒。」天霸聽他說了一句，便變色問道：「黃老英雄怎樣？」寶耳墩道：「那老兒俺與他向無仇隙，他做他的鏢客，俺做俺的買賣。這日因打擂台，他將俺三次打敗，因此俺的名望被他敗了！」天霸道：「據寨主所說，到底他老人家算得是個老英雄，天下聞名了。寨主既被他老人家打敗，就該自悔，才是道理。為何要出這等毒計，前去害他？」寶耳墩道：「你這話說得太不近情了。你可知道誰不要名？誰不要臉？那老兒雖有了聲名，俺家可不能名聞天下；不但如此，而且被江湖上朋友恥笑。你道這仇恨可深不深麼？俺家久思報復，恨未得便。現在將御馬盜來，移害他一家性命，才出俺心頭之恨呢！」天霸道：「寨主爺！俺且問你一人，現在那總漕施大人，此人究竟如何麼？」寶耳墩道：「那施不全俺家亦久聞他的大名了。」天霸道：「這施大人還算是清官麼？」寶耳墩道：「他要算是大大的一位清官。」天霸道：「還是清官好？還是賊官好？」耳墩道：「自然清官好，哪有賊官好的？」天霸道：「你既知道清官好，你怎麼不怕清官呢？」寶耳墩道：「俺又不去惹他，為什麼要怕他呢？」天霸道：「你雖不去惹他，就是你移害於人的惡計，若被施大人知道了，也不能輕恕於你。就便施大人不知道，難保黃老英雄不去他老人家那裡申訴？既到他老人家那裡申訴，這要經他老人家訊問，也不怕你不招出實在口供來。那時雖要移害於人，恐怕未必能夠。」寶耳墩道：「就便施不全知道，或是黃三太那老兒去告，不必說施不全沒處尋俺；即使將俺尋到了，只須俺咬定牙關，硬裁那老兒主使，施不全又能奈我何？」天霸道：「據你所說，施大人死也不怕的。你可知道黃三太老英雄早已去世麼？」寶耳墩道：「那老兒死了？」天霸道：「他老人家去世了。但是他老人家雖然去世，卻有個兒子，現在要算得是國家的棟樑，施大人腹。天下無人不知，無人不畏，四海聞名——一個大大英雄黃天霸麼？」

寶耳墩道：「原來那老兒已死，可是便宜了他。若說他的兒子，也不過是個無名小輩，未必有什麼能為，你不必說他的兒子如此的厲害。」此時天霸正是怒不可遏，免不得大聲說道：「你說他兒子是無名小輩，你可曾會過這黃天霸麼？」寶耳墩道：「俺雖不曾會過，料想也甚平常。」天霸道：「你要會他麼？」寶耳墩道：「俺又何必會此小輩？」天霸此時實捺之不住，因大聲喝道：「寶耳墩！你這老兒坐穩了。你可認得漕標副將，遇缺升補總兵官，咱老爺黃天霸麼？」

寶耳墩一聞此言，大驚失色，因也怒道：「黃天霸！你這小子，休得出口大言，須知俺爺爺不是好惹的。」天霸道：「俺老爺哪管你好惹不好惹，只要你將御馬速速獻出，俺老爺與你萬事甘休；若再有半字含糊，可莫怪咱老爺有些對不起你。」

寶耳墩道：「天霸，你休得猖狂，你可知道俺的雙鉤厲害麼？」

天霸道：「咱也不管你雙鉤單鉤，只要將御馬火速送出，咱爺爺或可看你的薄面，不加罪於你；若再自恃武藝，難道你有鉤，咱老爺沒有刀麼？」寶耳墩道：「天霸！俺家也不與你辯此口角。爾若贏得俺的雙鉤，再將御馬復盜出去，俺家便從此撒手，永不再做此等買賣。只恐你徒有虛名，贏不得俺爺爺的雙鉤，盜不出御馬，那就是一個沒用的小子了。俺也不與你計較，爾可再叫別人前來會我，爾不必再到俺大寨了！」天霸道：「咱若贏不得雙鉤，盜不出那御馬，咱也不算是個赫赫有名的黃天霸。但是咱今日手無寸鐵，不便與你爭論，明日吾來擒你便了。」寶耳墩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君子一言，快馬難追。」天霸道：「明日定來會你便了。」黃天霸說罷即辭出，獨自下得山來，當即趕回客店。

朱光祖一見便問道：「所訪各節，究竟有無消息？」天霸道：「御馬也曾見過。原來就是這寶耳墩老頭兒所盜；他因為與小姪的父親有夙仇，要將此馬來送到咱家，扳害俺全家性命，現在小姪已經與他說明。他說：只要小姪贏得他的雙鉤，便將御馬送出。小姪也與他說定：明日會他，與他比個高下。」

如小姪贏得他的雙鉤，不怕他不將御馬交出，若再有翻悔，咱可不能善自待他了。」朱光祖聽說，當時眉頭一皺，又將頭搖了一搖。天霸道：「叔父如何這等模樣？敢是料小姪不能贏他的雙鉤？還是怕他不還御馬麼？」朱光祖道：「俺倒不甚怕他不交出御馬，只愁老賢姪贏不得他手內雙鉤。」天霸道：「他的雙鉤就怎樣厲害麼？」朱光祖道：「賢姪有所不知，他的這雙鉤，卻非別樣兵器，名曰『虎頭倒刺軟索鉤』，百步之外，鉤人兵器，百發百中。人若碰到他鉤上，這人定然肉綻皮開，筋酥骨斷。而且他這一對虎頭鉤，曾用毒水煮過，所謂見血封喉。」

人不被他鉤上，卻不要緊；若皮膚被他鉤被，只須七日，渾身定然發腫而亡。他卻有解毒的妙藥。所以昔日你家尊大人與他比試擂台的時節，曾經與他講明，不准帶著兵器，只比拳腳。

後來被你家尊大人暗用金鏢，將他打敗。因此與你家尊大人有如此仇隙。他今既約你前去，與他比試，賢姪又答應下來。如若不去，必然給他恥笑；如若前去，他這雙鉤，賢姪定然贏不得。非是俺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的威風，其實那人雙鉤真是厲害。賢姪既與他約定，明日前去，務要格外留心，萬萬不可勉強，更萬萬不可憑自己生性！能贏得最好，設若不能，可趕速回來。好在御馬既有著落，即使贏不得他的雙鉤，咱們大家再設計策，總要將御馬取回。不然，賢姪有違旨之罪，就是咱也無面目回見大人。賢姪宜見機而作，不可任性而為。」天霸聽朱光祖說了這話，知他是一片好意，也就唯唯應命。

黃天霸安歇一夜。次日一早，即便起身，飽餐已畢，便約朱光祖等，一齊前去。走了一會。已到連環套山下。天霸即向朱光祖等道：「諸位可在此稍等一回。」朱光祖慨然答應。但見天霸裝束停當，取了單刀，藏了鏢囊，飛身上馬。各人亦帶兵器。黃天霸一騎馬，便飛到山前，高聲大喝：「上面聽著！你可速報知寶耳墩那老兒，就說漕標副將升授總兵黃天霸老爺，特來與他比試。叫他速速下山，比個高下。」那巡山嘍兵一聞此言，即刻飛報進去，到了大寨，就將黃天霸的話，告知寶耳墩。寶耳墩聞言，也就命人備馬，他便將鉤提上馬，直望山下衝來，與天霸比試。畢竟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